

■ 行走随笔

黄土高原的绿与红

○赵征

几年前,我随女儿加入浙江金融中心的团队,去黄土高原扶贫对接。一路上,车窗外的风景变幻无穷,还目睹了扑入眼帘的泾水与渭水,只见渭水清流漾漾,而泾水则浊流荡荡,两水汇合之后仍然清者自清浊者自浊,界线分明。泾渭分明的成语,就来自这恒远的自然景象。

进入黄土高原,感觉来到一个奇特的世界。这一时刻,江南已是夜幕降临,华灯齐放,而在黄土高原海拔3500米以上,夕阳正在西天制作一幕奇景,晚霞如同火花四溅的铁流,红得那么强烈,那么瑰丽。路侧的山梁沟坎是永远的黄色,零零星星的树木则被天幕衬托成黑色,彰显着生命力的倔强。同行者被这壮丽景色所吸引,纷纷拿出手机拍摄。

同行者对高原有了生理反应,大多数人心跳得又快又急。第二天吃早饭时,都说心跳加剧,庆幸自己睡前服了药,总算进入了梦乡。

当天晚上,领队与当地政府领导在简朴的礼堂里见面洽谈,签署了扶贫对接协议。黄土高原交通不便,出产的大量水果运不出去,扶贫方要每年购买这里的水果。我暗忖,每年都能买到黄土高原的水果,何乐而不为呀。

第三天红日当头,我们在东道主的陪同下,登上一个篮球场大小的高地,上面搭着个土台,称为观景台。我游目观看,发现由近铺向远方的绿色,互相间隔着茫茫黄土,好像有一双神奇的手编织出来

似的。我好奇地问个究竟,陪同者说,一溜是桃园,一溜是苹果园,间隔着的。我在心中赞叹,浩阔的黄土高原,竟被高原人画成如此壮美的油画,真是令人啧啧称奇。

陪同者还告诉我,下午去桃园摘桃子,你肯定会满意而归。我爽声笑着,点头称好。

通往桃园的黄土路,宽度可容一辆三卡通行。高原上的阳光热力四射,走着就出汗了。不时有三卡迎面而来,车斗里装满红艳欲滴的桃子,个个如同婴儿的头一般大小,煞是可爱。开车的都是脸色高原红的男人,女人则坐在车上。见了远方来客,眉眼间露出淳朴的笑容。我赶忙避让,谁知车轮遇到土坑,一个晃悠,竟从车上滚下一个硕大的桃子。我赶紧上前捡起放

回车斗。谁知这对夫妻异口同声地说,送给你。高原人就像高原一样豪爽!

一枝斜逸横伸过来的桃枝上,挂满如同姑娘红扑扑脸蛋一般的桃子,我不由得拿出手机,让女儿替我拍照。

到了目的地,陪同者一边分发竹筐,一边对大家说:“你们每个人的名字都挂牌在一棵桃树上,大家先找到自己的名字,然后摘桃子,桃园里的桃子随你摘。”

笑笑哈哈地钻进桃林,扬起笑声声。女儿眼尖,很快找到自己的名字。但见红桃累累,压弯枝条。女儿笑得脸如桃花,我赶忙用手机摄下这历史性的时刻。

我在桃园里就像孙悟空进入蟠桃园,看眼前的桃子又红又大,

看那边的桃子更红更大,又见另一边的桃子特红特大,摘呀摘呀,竹筐已装不下了哟!

出了桃林,我怀着好奇和感叹说:“高原人太有能耐啦!”陪同者不失自豪地说:“这里的果农在桃子和苹果刚刚结下来,就用纸包将小小的嫩果包住,这样虫吃不着,鸟啄不到,风吹雨打也无妨。待到离开摘还有一个多月,果农就将纸包一一摘除,让阳光直晒硕大的果子。晒得红通通的,开摘期也就到了。”

我感慨万千,这仙桃是高原人勤劳和智慧的结晶啊!

从黄土高原回来后,我和女儿每年都要购买黄土高原的桃子和苹果。每当一箱箱桃子和苹果如期寄到时,我就会想起那次难忘的黄土高原扶贫对接之行。

■ 文艺欣赏

蓝瑛与杭州西溪

○胡西林

蓝瑛是杭州人,晚明山水与花鸟画大家,在美术史上他以浙派殿军和武林画派创始人并称,所作尤以中年以后笔力劲健,气象浑厚,风格练达。蓝瑛好交游,近则江浙,远则闽粤荆襄,燕秦晋洛,一路走一路画,足迹遍及南北。可是六七十岁之后蓝瑛不那么远游了,而是经常在杭州的西溪作画,为什么?当然与年龄有关,但更重要的是因为西溪浓郁的梵隐氛围和书香气息,为他的绘画带来了销路。你想想,百数十座庵庙,诸多私家藏书楼,掩映在溪塘交织的绿树翠竹之间,西溪是何等让人向往!

所以,自宋代以来西溪就吸引了诸多高人雅士来此隐居,而蓝瑛所处的明末清初更是一个相对集中的时期。这中间的一些人既有雅怀又有资财,蓝瑛以鬻艺卖画为生,他当然喜欢到西溪作画了。况且,从杭州城东的“城曲茅堂”(蓝瑛的居所),到城西郊外的西溪不过二十来里地,骑毛驴乘“艇子”(一种带篷的小船,明清时江南人呼为艇子),一路都是诗情画意,何乐不为呢!而蓝瑛的可贵在于,他在鬻画为生的同时,始终坚持自己绘画的艺术追求,所以他画中很少有职业画家习气,这也正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蓝瑛传世作品中有许多是作于西溪,并且这些作于西溪的作品都蕴含文人画气息的原因所在。

《松壑清言图》作于1656年,时年蓝瑛72岁,所署作画地点是逸云阁。逸云阁是否在西溪无法确说,但是从作品中可以看出,绘制这幅巨作,蓝瑛定是倾情而为,那巉岩叠嶂,虬松古木,构图、笔墨、设色,特别是山岩树枝的繁复描绘,都呈现

了作画时的从容仪态。如此佳作即便不是绘于西溪,也应该有一种“西溪情愫”在其之中。

此画名曰“松壑清言”,所谓“清言”就是清谈,故而画中有高士二人席地松下,倚石而谈。而“清言”一词在明末清初另有一意,它是文体的一种,也就是小品文的一个分支,或谓之文辞更为简约的小品文。在中国历史上,两个时期的文人士夫最崇尚清淡,一个是魏晋,一个是明末清初,各有各的历史原因。魏晋人更多的是用“口”,故魏晋清淡多是士人手持麈尾,相对而谈。明末清初因为宦官擅权,党祸迭起,更有异族入侵,战乱频发,文人士夫怕祸从口出,发泄愤懑都是小心翼翼,故多改口为笔,以操觚染翰为之。杭州的西溪当年之所以为文人士夫所聚集,就因为那里的梵隐氛围可以避世,相互之间作清淡,散怀而已。所以蓝瑛以“清言”名其画,有意也罢,无意也罢,都会烙下那个时代的印记。

传世作品中蓝瑛以清言为题的作品还有一件,这就是作于1623年蓝瑛39岁时的《溪阁清言图》(作品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)。图中所绘与《松壑清言图》大致相仿,只是开合相左,当然山树的皴法,笔墨的繁复非当年可比。蓝瑛在《松壑清言图》的题识中说,《松壑清言图》是“法李咸熙松壑清言”图,李咸熙就是北宋的李成,法不法且不说,蓝瑛是明末清初绝顶聪明的画家,只是他没有功名,吃了“学历”的亏。但是他把聪明都用在了画面上,而其摹仿即所谓“法”的本事首屈一指,这在当年江南画家中勘为佼佼者。所以他的画很好卖,他也因此赚了大把的钱。

■ 感悟人生

放下的方式

○王珍

前些日子,几个朋友在一起谈起投诉问题。我想了许久,觉得生活中值得投诉的事情真的不多,在记忆的角落搜寻了一遍,挖空心思地想到了早年的一次骨折,医生把我的骨头接歪了……

朋友很不理解,质疑:就这样,你还能忍着不投诉?我是有冤必申。何苦藏着掖着,把自己憋成内伤?

其实,我压根就没有起过投诉的念头,也从来没有觉得憋屈过。反倒是有些许自责,怪自己太冒失,走个路都会摔断骨头。且骨伤这个事是需要医养结合的,我的骨头会歪成这样,一定也有我在家养伤时没有做到位的因素。这样一想,也就释然了。

但不管我怎样解释,我的朋友依然坚持说我自虐:“事情都过去

多年,你依然记着,耿耿于怀,这就说明你从来未曾放下过。”

确实,有不少人把放下视同忘记。比如,我有时说错了话、做错了事,道歉时,最常听到好朋友的回答是这样的:真有这样的事?我怎么记得呀!明显,他们这是“大人不记小人过”,他们用不记仇的方式表达宽容,也在善意地帮着我放下。

但我作为一个记性贼好的人,发现:对于有的事、有的人,记忆是一种刻骨铭心,忘记真的有点难。但这不等于我就没有放下。因为除了忘记,放下的形式还有好多种。

有时,放下是一种主动的态度。有这样一个故事:老和尚携小和尚游方,路遇一条河。见一女子想过河,却又不敢过。老和尚便主动背女子过了河,然后放下女子,与

小和尚继续赶路。小和尚一路嘀咕:师父怎么敢背一女子过河?最后终于忍不住问:师父,你是不是犯规了?怎么背了女人?老和尚叹道:我早已放下,你却还放不下。

像老和尚这样,在该放手时就及时放手,放下一些无用的、累赘的杂念和负担,相当于我们主动清除电脑或者手机上的安装包。

有时,放下是一种无奈。有个故事说,一个苦者找到一位僧人倾诉心事:“我放不下一些事、一些人。”僧人让苦者拿着一个茶杯,然后就往杯里倒热水,直到水溢出来。苦者被烫到,马上松开了手。僧人说:“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放不下的,痛了,你自然就会放下。”

我们也许都听到过一些因爱生恨的事情发生,比如突然遭到深

爱的对方背叛。有一些人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,从爱死到恨死,并会采取一些过激的言行。我常常在想,爱和恨都是很强烈的感情,何苦非要把所有的感情耗在一个人身上?何苦对一个已经没有缘分的人深情?毕竟,爱到尽头就是缘尽处。

那些宁愿把自己的手烫痛烫伤都不肯撒手的人,其实是在自讨苦吃,只能是执迷不悟的苦者。这样硬撑着扛着把自己压到变形还是不愿意放下的东西,其实是在给自己套上心灵的枷锁,这把锁就是烦恼和痛苦的根源。这时的放下,虽是情非得已,但是行得通的解脱路径。

有时,放下是一种选择。就像坊间流传着的那句话:我抱起砖头就没法抱你,放下砖头又没法养

你。生活就是这么现实,难得两全其美,逼着你作出选择。取舍之间,选择放下或者抱起,都需要智慧、勇气和能力。

而我的大多数放下,不是为了让心清零,而是为了更好地拿起。我的放下也不是因为心大,相反是因为心量太小,存放不了太多的东西——放满了感恩,就容不下怨恨。就像我放下伤残的手骨,是为了给更多我想感恩的医护人员腾出位置。我就是用这种方式,扔掉一些无谓的伤痛、悲苦和怨恨,让快乐、幸福和感恩有更大的空间。

其实,不管是自主选择的、被迫无奈的,还是无法把持得了的,我们的人生中,谁又不是在一次次地放下,又在一次次地拿起?就像有人说的那样,人生恰似喝茶,无非是拿起、放下;放下,拿起。

■ 往事如烟

当年帅哥这样追女孩

○顾金生

先来说一个“背影杀手”的故事。刚从杭州解百天桥下来,后面就传来“丁零零”的自行车铃声,催命鬼似的,谁呀?“是我,是我,赶快救个驾!”原来是某杂志社的小柳,一边抹着满头大汗,一边扶了扶眼镜,“帮我推下车,我要盯个人,前面穿白线衫的,看到了吗?”

“行,我推你,别看走眼就是。”接过小柳的车我紧随其后。“不长脑子,跟那么近干吗?保持二三十米。”费力不讨好还挨骂,我恨不得摔车走人,但看在朋友份上还是忍了。另外,也有点好奇,蛮想看看那姑娘长啥样?

小柳聪明外向、高挑健硕,浙大毕业,是江西某市当年高考理科状元,毕业后在一家青年刊物当记者,会写诗、看手相、打太极,比较爱去高校女寝室约稿。别人看到他,就会常问“小柳忙吗”,潜台词“小流氓”。但他绝对不是坏人,学富五车还彬彬有礼,就是有点不修边幅。就说那辆自行车吧,只管骑不管修,车头歪的、钢圈扭的,坐垫软弹簧断两根。跟到太平洋电影院时,我推车累了想骑会,刚坐上去臀部就被扎了一下。

跟到新华书店西北门时,路上行人稀了些许,我才看清前面确实有位穿白线衫、身材婀娜、走路娉婷的姑娘,很养眼!

快走到青年路口时,姑娘慢了下来,好像在问路。小柳立马停下躲在一棵梧桐树后,并示意我不要前进!我只好假装看书店橱窗里的摆设。

姑娘突然穿过斑马线朝北面拐去,小柳立即紧跟其上。远远看去,鬼鬼祟祟的他,活脱一个“盯梢”的特务。按小柳“暗示”,我在新华书店东北门“原地待命”。

大约过了十多分钟,小柳从惠兴路方向过来,垂头丧气地对我说:“唉,没戏,一个男的在文化宫门口等她。害得我眼镜都摔坏了。”我看,小柳的眼镜只剩一片了,原来是他盯美女盯得魂不守舍,不慎摔了一跤。

我想笑,但不好意思,只是一个劲地问:“说说看,这姑娘到底好看成啥样?”

小柳没好气地说: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那你疯啦,费那么大劲?”

“我是从西湖边一公园跟过来的,只看了个背影,没看清脸。”

唉,原来遇上了个“背影杀手”。

30年过去,小柳变老柳,如今六旬有余,估计早忘了此事。

再说一个“甲板奇遇”的故事吧。

也是30多年前的事。青岛要举办“特殊教育学术研讨会”,我有幸受邀。与我同行的是某大学在读博士、英俊帅气的小苏。会议的学术价值倒是一般,返回时坐了“青岛—上海”的大轮船,这倒让我俩很享受。

都怪那个凌晨天气太好,冉冉升起的旭日超级精彩,甲板上人山人海。但也有另类,一位姑娘竟在船尾独享清闲,望着螺旋桨翻起的滚滚浪花久久发呆。一阵海风吹来,吹起姑娘美丽长发,鼓起如花裙裾,与猎猎迎风的甲板万国旗遥相呼应……“简直像女神,太美啦!”苏博士情不自禁地赞叹。此时一轮红日喷薄而出,海平面一片血色,甲板上一阵欢呼。我急忙朝船头奔去,苏博士却不见了。等我回到船舱,小苏也回来了,给了我一个莫名其妙的笑:“你身上还剩多少钱,能全借我吗?”原来,船尾独处的姑娘是青岛人,在复旦大学读书。苏博士一见钟情,想追下试试,于是恳求她共赴一场“上海—青岛—上海”的“浪漫之旅”,也就是坐大船再往返一趟。这当然需要不少费用。为朋友愿两肋插刀,我掏尽身上所有,因实在不多连硬币都不剩。大船是下完客即上客,然后鸣笛起航。

身无分文的我这下可悲催了,先坐“霸王车”到上海火车站。万一被抓,我已想好对策,因有亲戚在火车站对门的百花理发店,他肯定会帮我,大不了罚点钱。公交车票倒是“躲”过去了,到了理发店却碰了一鼻子灰,亲戚回江苏老家探亲了。我恳求店员能否借点去杭州的火车票钱?他们居然回了一句:“啥人晓得你是哪来的骗子?”气得我扭头就走。最后,我只好找其他朋友帮忙,总算回到杭州。

没几日,苏博士打电话说回杭了。“两个人的事怎么样啊?”这是我最关心的。“唉,只有大海知道。”他说,“我学的是教育,她学的是日语,有时鸡同鸭讲。但女孩气质实在太好,声音又甜,我准备继续追。暖,你能否帮她毕业后在杭找工作?”

我回敬道:“博士工作好找,你毕业去上海嘛!”

“说得也是!”他笑道,“开心过了,烦恼来了,你的钱可要过些日子还,不好意思!”我口是心非地说:“没关系。”

苏博士毕业后,还真的去了上海工作,但与甲板姑娘是否修成正果,我已不得而知。眼下的苏博士,肯定也是六旬的人啦,但愿他能看到这篇文章。



合群 郭建生 摄

■ 触景生情

武大的樱花开

○王群

4年前的阳春三月,正是樱花烂漫的季节,我去武汉大学赏樱。从学校正门牌坊到珞珈山的校道上,人流如潮,花开似海。

到了樱花园里,这里的樱花品种繁多,一片一片,姹紫嫣红,光彩耀人。远望高处的樱花,一片一片闪出雪绒花的亮光,摇曳着天空的白云。近处的几株老树,在风的搅动下,飘洒鹅毛似的雪花,一位清瘦女子着红色罗裙,捡拾地上的落花,一瓣一瓣,放进手里的锦囊中。几个年轻的男女穿着汉服,像是在开展国学研讨活动,人面樱花相映衬,我驻足观看入了迷。突然一曲《高山流水》如回绕曲折的溪水,从樱花深处流淌出来。飘逸的古装、袅袅的清音和盛开的樱花融合一起,增添了不少校园别致的风采。

樱花是日本的国花,许多人以为她是日本特有的植物,其实樱花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。秦汉时期,樱花已在中国宫廷内栽培。日本有一个古老的传说:樱花是玉皇大帝派来惩罚日本人的。玉皇大帝派了两个使者,一个叫“桃太郎”,一个叫“桃太郎”的使者,他们拿着一把宝剑,来到日本,把日本的山川河流全部斩断,使日本成为一个孤岛。日本人民非常生气,于是他们开始种植樱花,希望它能遮挡住这些使者。后来,日本人发现樱花不仅能遮挡使者,还能带来美好的春天。于是他们开始大面积种植樱花,形成了现在的景象。

本权威的专著《樱大鉴》记载,最早的日本樱花是从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带传过去的。

“樱花树下送君时,一寸春心逐折枝。”这是唐朝诗人元稹的《折枝花赠行》中曾写到的,可见那时樱花花的普遍。当时大唐帝国接受万国朝拜,日本使者深慕中华文化,樱花便随着建筑、服饰、茶道、剑道等一起被日本人带回东瀛。